

嘉安，當我看到妳在臉書的那則留言，問大家是否知道如何聯絡妳的神父時，直覺告訴我妳出了事。我在想，是出了意外，還是生病了。我完全沒有想到是和死亡有關。半天後，林修女傳來短訊，告知妳已經逝世的消息！妳因為身體不適去睡覺，就一睡不醒！這麼突然的離世，讓我很震驚！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希望那只是個惡夢。但是，手機上和林修女的對話，證明那的確是事實。那一整個星期，我經歷了不信、否認、困惑、忿怒，和遺憾的情緒。最後，看到妳的喪禮彌撒的照片，傷感的心情又湧上了心頭。這些情緒讓我覺得很不真實。然而，我在和林修女聊天中的談話及在 St. Therese 教堂的祈禱室朝拜聖體時得到安慰，在靜默祈禱中，和妳之間的點滴也漸漸的浮現在腦海裏。

認識妳是我重新回到信仰的時候。那時我在上堅振班。導師是德來修會的許斐德修女。當年她計劃要辦一份福傳刊物《天父的禮物》，要找會中文打字的青年幫忙。最後只有我們兩人自告奮勇。於是我和你就在妳車庫改成的工作室第一次見面了。因為忙碌編輯那份刊物而時常在一起工作，我們的友誼也因此建立了。那時聖湯瑪斯堂沒有青年團體，所以我們參加了由許修女帶領，星期日傍晚在妳的修院聚會的成人讀經班。和許修女熟悉了，我們會自己開妳的冰箱找吃的，及順便偷偷的幫妳丟掉過期的食物，我們隨意借出妳收藏的宗教書籍，摘院子裏的無花果和其他水果，還用簽字筆在還未成熟的柚子寫上名字，事先認領了。

在妳剛逝世之後的那幾天，我無法不時刻的想妳，及回憶過去的時光，我們一起吃遍的韓國烤肉店；相約一起去 St. Therese 天主堂的祈禱室朝拜聖體，卻用了更多的時間在停車場聊天；還有在復活節前夕彌撒後清洗聖水池，在池底撈起頭髮時妳的表情；妳參加我的堅振禮，還送給我禮物；後來聖母聖心會的林美玲修女來到聖湯瑪斯天主堂做青年牧靈工作之後，我們在妳的修院的許多聚會。

我們用了許多工作之餘的時間在許修女的車庫忙碌《天父的禮物》。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許修女的 CD 架子上找到梁弘志——應該是已經絕版的光碟，裏面有那首我們都很喜歡的歌「下雨天祈禱」。我們正想要翻製一張時，許修女剛好走進來，用很誇張的語氣說：「哎呀！你們想用我的電腦做翻版 CD 呀！」最好笑的是林修女帶領我們去參加教區活動「Theology On Tap」，回來後，要我們合作寫一篇關於雅歌講座的文章分享，打算放在主日通訊。我們隨手翻開中文聖經，都無法不把天主與人的親密關係，想作為男女之間的關係。妳還說：「有點…黃。」我們相對而大笑之後，卻也很正經的把文章寫好。

在緬懷美好時光的同時，我也對天主感到憤怒。我生氣祂為什麼把這麼年輕，孝順和熱愛信仰的妳帶走。妳放棄申請到的工作簽證，為的就是回台灣照顧家裏。而我更氣我自己，覺得我不是個好朋友。遺憾為什麼最近幾年這麼少和妳聯絡？除了在聖體龕前祈禱時對耶穌訴說我的悔恨，和林修女在臉書 messenger 聊天也得到一些安慰。雖然她也很難過及不捨，但是她還用開解的話讓我得到慰藉。林修女說天主很愛妳，沒有讓妳痛苦離開，而是在睡覺把妳接去，是善終。在世上妳已經完成天主所給予的使命，妳很用心地完成，天主也給妳百倍償報。雖然妳的家人和我們都很捨不得，但天主瞭解妳，憐憫妳所付出的太多了。或許妳也覺得夠了，所以跟隨天主的光回到天鄉。我們應該讓妳安心的和天父在一起。林修女的話，讓我想到聖經上〈弟茂德後書〉第四章第 7 節，「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從林修女那裡得知妳喪禮彌撒的時間，我換算後是 2017 年一月十四日，美國西部傍晚 6:30pm。於是我在下班後，到 St. Therese 天主堂朝拜聖體及獻上我的禱告。因為天主教信仰諸聖相通功，我也可以在同一時間，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妳在台灣親友們一起在妳的喪禮為妳送別。喪禮第二天和林修女通短訊時，她在字裡行間感到我的悲傷，竟然決定和我通電話！她提醒我，進入永恆的第一步就是死亡。妳已經和耶穌在一起，並且會為我們代禱。她要我試著往正面想，因為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雖然我始終不願意接受妳已經不在的事實，但是我知道這是天主的旨意。看到妳喪禮的照片，整個教堂的席位都坐滿了，就知道妳多麼為大家所愛。我是多麼榮幸在重新回到信仰的時候認識妳，而妳也差一點在我領堅振時做我的代母。我們一起忙碌編製《天父的禮物》，讓我更加認識天主教的信仰。和妳相識是天父給我的最美的禮物！我很喜歡中文裡臨別時說的「再見」這兩個字。這表示我們會再次相見。無論我多麼不願意，我也要把所有和妳一起的美好經歷收藏在記憶裡。而我會把對妳的思念，化為生活中的動力服務天主。親愛的嘉安，願妳在主懷安息。（蒙市聖湯瑪斯天主堂）